
9
獨立漫畫

ORIENTAL PUCK 獨立漫畫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

第九期



胡先生騎上逍遙馬

張正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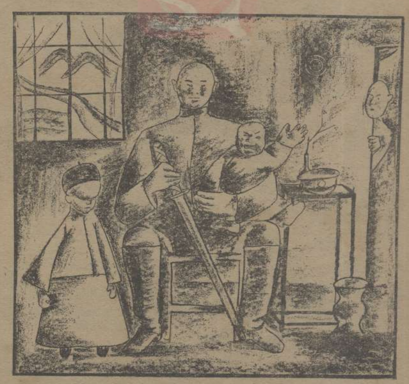
雪滿山中高士臥

陳涓隱作

難以操勝

潘醉生作





合家歡樂圖

古巴作

『東方伊索寓言』

陳浩雄

東方大國，人謚之爲睡獅者，當其酣睡時，給人置於鐵栅中，獅固不知也。一日睡醒環顧四週，鐵欄如鑄，手足如縶，不禁怒然。忽見鼠子搖尾而來，頓憶昔讀伊索之寓言，曾載有鼠救獅之故事，乃求之鼠子，審視久之，面有難色，且傲然曰，救爾時爾身所縛者爲繩，今爲鐵非我所能也。



佛法無邊讚

佛法無邊，佛膝過目然。不管天翻地覆的瑣碎事，更不用你計算柴油鹽

天翻了！地覆了！自有頂天立地的漢子，在那兒翹着大姆指，拍拍胸膛。

佛量之大可怕，里面划個把萬噸兵艦；也綽綽有餘，你瞧！

佛說：『沒大量不可做大事，誰來接我的「交代」誰就明白，除了一顆關防外，討厭的東西正多着哩！』

黃六平作

天無二日

陳涓隱作



他笑着說：這不過欲養成我在世界上做個一等富翁吧！ 潘靜生作

■ 華北當局要學生『安心求學』，但是檢查逮捕學生四十餘人，請問怎樣去『安心求學』呢？

■ 南美洲委內瑞拉總統因接受民衆的要求，撤銷新聞檢查，並且罷免違反民意的各官吏，此事我國報人聞之，都非常感慨，鑒於國內新聞之天天開天窗，大家都喊着說：『到委內瑞拉去吧！』

■ 日美外交界之美國繁華雜誌VANITYFAIR會以登載日皇拽砲車漫畫而轟動一時，傾已聲明停刊，從三月份起與她的姊妹刊物VOGUE作材料上之合併，此亦美國出版物不景氣之現象也。

■ 這次東京事變，是一個雪花飛舞的天氣，又是一個血肉橫斜的日子。日本軍人做事，眞太會殺風景了。

■ 日本元老被軍人殺死的已有濱口，犬養毅，齋藤，高橋四個，如果這次岡田首相若被算中了，到不是整整的『五老聚會』嗎？

■ 在上海一隅我們的汗血同胞近來正够倒霉，除兩英捕拋擲病丐入河致死宣告無罪一案外，還有鎗殺漆匠孫振華，八個日本工人打死泥水匠馬阿桃，某國人辦與某國人毆死的紗廠工人梅世鈞，更有西捕追趕小販口吐鮮血身死的案子正是不一而作，不是嗎！窮人的命不值錢，中國人的命也等於狗，我們素以好好先生的市民資格在這華洋雜處之下，除了讀報嘆惜表同情之外是沒有什麼了。且等中元節到替你們多燒化些紙錠建個太平公醮也就是了。

■ 黃包車夫拾得皮夾一只，內儲法幣五十元，如數捐入義賑會，此事頗得大人先生們的讚許，以爲這人『拾金不昧』事誠難能，特登報鳴謝焉。



無枝可棲 培德作

信不信由你 李凡夫作

■ 北平捕獲大批賭徒中，有十齡女孩一人，此亦天才明星也。

■ 日人擬在天津設金融機關叫『華北公庫』！

■ 新任駐日大使許世英氏，素以倭稱，在安福系中有曰：一等倭，許世英。一等瘦，林長民。一等白，章士釗。一等紅，吳光新。

■ 許世英到北平，宋哲元問許外交，許曰：『民爲邦本！』

■ 胡漢民先生希望春暖北上，偏偏江南一帶春寒得厲害，還也叫事不如人意耳。

此生未卜他生休 劉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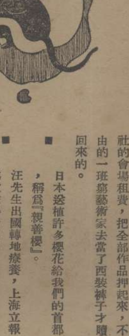
■ 日本松井大將之西南訪問，播弄大亞細亞主義之說，吃了胡展堂先生一個大釘子不算，再吃鄒海濱先生一頓駡。

■ 段祺瑞推舉許世英爲駐日大使是『老捧小』，胡漢民在粵大捧老同



（海軍縮會之後）
甲：「你看海面上不是一隻兵艦都沒有」？
乙：「世界和平了！」
王綸泉

非常親善　李凡夫作



志蕭佛成是『小捧老』。

■胡漢民說：『今日的國民黨，只有委員，不見黨員。』

■『蘇聯木刻版畫展覽會』，在京滬兩地舉行，國內要人與藝術大師等拚命爲之捧場，因此贜畫的十分擁躍，在國際上非常有面子的，可憐的記得我們也曾經有過『全國木刻展覽會』的舉行，不但沒有要人大師們的捧場，甚當然也沒有人過問了，結果還欠了學藝社的會場租費，把全部作品押起來，不由的一班窮藝術家去當了西裝褲子才贖回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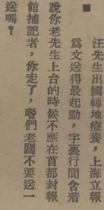


未來主人翁　宗渤作

■日本送植許多櫻花給我們的首都，稱爲『親善櫻』。

■汪先生出國轉地療養，上海立報爲文送得最起勁，字裏行間含着說你老先生上台的時候不應在首都封報館捕記者，你走了，咱們老國不要送一送嗎？

■節育主義專家山額夫人來滬，擬請王曉籟先生率領子女三十餘人赴碼頭恭迓，夫人見了，一定呆住。



問君還有幾多地？
恰似一江春水向東去！　嘉作

■王曉籟先生說：他日裏做牛馬，夜裏做貓狗。日裏似牛馬般的辛苦，夜裏似貓一般的跳舞，狗一般的唱戲也，有人說：「王先生除牛馬貓狗外也做人，不做人如何有這許多公子小姐呢」？立報(曼)

(冀綏政委會在地)
啊呀這是(店員擠眼弄嘴)……唔！國貨！　汪振慧作

■有人說：今日的學校多數帶上了商業意識。學校以學生爲『顧客』，以多收費爲目的，學生亦以『顧客』自居，讀書求知的場所，當做了『旅館』，學校地方大，可稱爲『大飯店』，小的可算『小客棧』。上課就好比聽『說書』看『獨脚戲』一樣。(立報)

■北平私立中學請求『男女合校』，被社會局教育行政會議否決。

■馮玉祥先生在首都各界紀念新生活二週年大會中，提到叉麻將問題，他說曾問過一個愛叉麻將朋友的回答說：「叉麻將是有益衛生的，所以可稱『衛生麻將』，可是衛生麻將是以十二圈爲度，我說此就不衛生了



爸爸叫我「航空救國」　馮謙作

教授：『……你們抗日宣傳品，所用紙張都是日貨，怎算抗日呢？』
學生：『……我們是：「斧以木爲柄而反用以伐木手段」哩！』　田無炎作

■福州市上，自廢曆新正以來，各種雜耍，充斥街頭，最出名的便是『美人蟹』了，近公安局已查悉此項『美人蟹』乃是用大號蟹蜞，另畜小號蟹殼。將殼磨薄，隱約透明，內貼小小美人照片，以渦觀衆，故將人蟹一行捕去，拘禁示儆云。

理智的驅使



兩種過去法

艾秋作



雪兆豐年

——一段記載——

廣東南部從不下雪，最近某縣破例下了一次，官紳均以爲雪兆年豐，額首稱慶，又訊：縣城外有二老者冷斃云

廖冰兄作

熱血赤心

女：先生～我：…的當家的不在家，錢，等一等送來。

放債者：是啊！我正要你們的當家的不在家時才來呢～

江棟良作

警察：「報告，捉來了一個抗×的反動份子～」

曾參加過五四運動的長官：「哼～關起來，明天交軍法處『槍決』」

黃苗子作



黃柳霜

深切地認識認識吧，這不再是
好萊塢想入非非的置景了。

汪子美作



最近來華宣傳節育主義之

山額夫人傳道圖

COVARRUBIAS 作

人狗之間

龔嘯嵐作


價買災女爲婢非刑毒打致死
此之謂「兒童年」！
早捐幾個錢
早救幾條命
尋犬大賞格
沛縣四野
人烟將絕
黃水仍高漲不已
災區有擴大可能
庇寒所
多捐一
多救一命
哀鴻遍地非置酒歡
訪問狗牙醫
1936年新事業
打倒「狗嘴裏落不出象牙」的成語
狗學校
一個優秀畢業生
曾在大舞台出演
每月有三百元進益
狗飯店

第三種人在上海

杞軍

上海也是這樣一個都市，這裏面窮人們都來不及掙扎，爭鬭；闊人們都來不及剝奪，享受，整個的社會只有二個尖端，「金錢的在處」與「金錢的來處」，一端是煙囪矗天的工廠，一端是無數無數的草屋；一端是各色各樣的商店，——穿的，用的，吃的，住的，死的，一端是無數的人們是裸着，餓着，街角睡着，道路死着！

在這裏，你看，黃浦灘的汽船叫的聲音像鬼的慘呼，一岸，一里路的洋房他媽的討厭，從此，無論你穿進那一條街，你立刻就看不見天日，到並不是說你眼睛不好，而是那裏面的環境使你無暇去擡頭，成千成萬的人，成千成萬的車，你一不留神，儘管你是文豪，詩人，科學家……你的命只是一堆洋鈿，算不了什麼重大的事情。

街面是鋪子，你要什麼有什麼；各地到的土產，外國來的洋貨，從頭到脚，從吃到拉，從滋補到排泄，從生到死，只要你有錢，一句話，一個電話，一切就會舒齊，無線電各街嚷着情曲與出品，報紙上滿篇是廣告，他們會告訴你出你意外便利的物質到上海了，什麼是什麼用，什麼是怎麼用；他們會告訴你什麼新奇的玩意兒到上海了，內容是什麼，形式是什麼；各種各樣的把戲，各國各地的電影，今天演出，明天就有人捧與介紹，叫你沒有法子不想享受，上海的繁華是世界的繁華，不是紐約，不是倫敦，不是巴黎，不是東京所能比擬的；在巴黎，這個公認繁華透頂的勝地，但是你要頭帶美國帽，脚踏柏林鞋，身穿英國毛織品，手拿日本玩意兒，還比上海要難到百倍，在上海，不用說別的，電影一項已經告訴你是各國作品匯集之地，吹些牛是世界的繁華，洩氣些說是殖民地的現象。你看，法租界，公共租界，各地各省的路名，各國人物的路名，在虹口還可以看到日本的大兵營，在黃浦江可以看到白色的軍艦，這才眞是世界的奇觀！



不出汗的人，衣食住行，大都賴出汗的人供給。出汗的人，往往受不出汗的人鄙視與壓迫。

林家春作

走走不用說，電車，公共汽車，黃包車，摩托自行車，自行車不是滿街都是麼？裝貨的有蹋車，貨車，裝病人的有病車。要自由些買輛汽車，那一國貨都有，那一種牌子都有，看馬路上來來往往的，你不用想你有什麼特別希奇；另租也方便，隨時都可以，三元錢一點鐘，大學教授一點鐘薪水，可以坐二個鐘頭，中學教員二點鐘薪金可以坐一個鐘頭，長三紅妓平均一夜可以坐二十個鐘點，平常市民多少一個月都可以坐幾次，工人們拚拚湊湊也能帶鄉村來的年老父母試一躺，此外，流氓，土匪，扒手，野鷄，只要今天有生意隨時都可以坐，那眞是算不了什麼？

來往的人不用提，成千萬的各國水兵，商人常常滿船滿船的到，北洋，南洋，長江來的船，二三十個碼頭每天還不够分配；火車站整天沒有斷的滿車箱的人來，滿車箱的人去；闊的是專車，花車，頭等臥車，窮的一個錢也不出也要躲着來，你又算得了什麼？

街上，整天整夜都是人，無論那種車，無論那爿店，無論黑牌白牌的裏頭都有人，有人，每天爲職業來去的不說，姨太太去修指甲，小姐去理髮，奶奶去買東西，鄉下人白相上海，隔壁王大嫂爲孫女買嫁裝，亭子間李媽媽去大世界，無數的摩登男女看影戲，……你去看，那一次船到時不像夏令覓食的螞蟻？那一次公司減價時不像糞缸上的蒼蠅？那一次遊藝場散時不像破架裏鬨見人氣的臭蟲？那一次工廠散工時不像傍晚歸家的蜜蜂？此外，聲音與電光更不必說，除了聾子瞎子外，睡覺以外，他的耳眼要能有一秒鐘的休息，太陽就會從西方出來，我汗毛可以做煙卤。

不用說闊人的享樂，即是以窮人來說，汽車引誘你，窮了一輩子總該試一次；報上遊戲的廣告：你瞧，西洋女子，肉感豐富，不輕易示人的而今公開了，機會千載難逢，當然沒有太太的要去，同亭子間黃臉老婆嘔了氣的要去，還不出債的也要去，喝一杯高粱

提起興趣的也要去；啊！你看新出電影從無線電每天在街上放出的「哎喲喲」「哎喲喲」動人聲音的肉體就是在那兒閃動，這似乎需要看一躺的，老婆聽見隔壁人家說第一萬八千本彭公案的好處，佈景堂皇，雖沒有住，看看也是好的；劍俠如雲，鋤暴安良，這是正合孤意；裸女狂舞，電光閃亮，這才恰到好處，此外新奇的玩意，特別的事件，譬如跑狗場，魚戲，回力球，以及懷胎三年在肚裏會應對如流的孩子，沒有一樣不是平生第一次，而看完了這些，新的第一次又要你去嘗試了！窮人在窮極的時候，想用新奇的東西來陶醉一回，或者用劍俠的戲來洩洩氣，結果越來越窮！

你以黃包車天跑了七個鐘頭的代價還不能坐一點鐘的汽車來計算，則他們的生活就可想而知！然而他們沒有別的地方去，農村裏的人每天由四等車由統艙裝出來，小都市的工作太少，附近的人早就占去，而且也沒有熟人，同時更少冒險的盤費；所以也就死心蹋地耽下去，預備準備些實力，來大家翻個身！

然而，現在有了這闊與窮中間的一種人，他們讀了許多書，自以為比別人行了，而一到了實際又常常弄錯；衣裳要漂亮清潔，但缺少錢來辦；想有一個摩登的太太，又怕養不起；實在想常坐汽車，似乎金錢不够分配……於是「中庸」之道就出來；衣裳以衣料為準，只要便宜而好，中裝西裝都可以，穿短了的長衫加上半破西裝褲，在熨斗下就可比成翩翩（雖非公子，而亦）少年的裝束；壞太太不要，好太太養不起，於是先同「好的」戀愛，再同「壞的」結婚，前者謂之戀愛神聖，後之為之「轉變方向」；汽車有錢時坐坐，沒有錢坐公共汽車或黃包車，電車坐則頭等，三等寧使步行！

在這樣生活下，他們一切都在矛盾中了；一方面想做官，想想做不着官，不如領導普羅，預備將來得官；一方面想在舞廳裏跳舞，但錢的限制常令舞女與商人們的冷眼，於是又想把這舞廳交到窮人手中，大家娛樂；但一遇到血汗淋淋的窮人，又覺得齷齪不堪；衛生要緊，康健要緊，人造絲的手絹捫鼻堵嘴以示漂亮；他們 方面要闊人提拔，一方面要窮人愛戴，於是這就立足不定了！所以寫文章就二方面來，歌頌闊人在闊人雜誌裏去，批評闊人到所謂大衆雜誌裏去；創作稱為普羅，內容還可有同情普羅的成分，而思想理論等則就矛盾百出，以前東方雜誌上，有一個教授，改了一個名，想寫些普羅的哲學，他把普羅的哲學寫成古典的風格失去了特殊的爭鬥性又可說，而說時代的進化是常常三段四段……沒有法子把握的。這些理論已有人駁得乾乾淨淨過，我不必說；我只舉此例以說明這種上層的第三種人，像這般教授般，是明白地表示出這類的典型，於是就曲解了爭鬥的理論，糢糊了普羅的意識！照他想來普羅愛戴看來，原沒有這種存心，但弄到後來，終於是替闊人盡勞而已！

所以，上海真使他們苦了；他們對於遊玩是專門了的，窮人所想去的地方他們不想去，闊人去的是不經濟而「寃大頭」的，他們是要求價廉物美的；於是你看，投其好的東西正有，「大光明」的座票只賣六角，人造絲綢有二角一尺，先施一元商店的東西是合他們的口味的，各種一次一次的減價，週年紀念，十年紀念，有贈品，還有獎券，這些完全迎合他們的心理；然而，沒有用！上海究竟已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一切的好壞，貴賤，高低，完全是以錢之多少為準！你去大光明，算不了什麼，成千成萬人都在去，要「超人」一點，你帶你的姘頭，或者愛人，每次都在Bar裏面開一瓶香檳，至少也來些冰淇淋，那是漂亮！其次人造絲究竟不是真絲，誰都知道現在的價格有兩隻八開，那又算得什麼？上海的一切都有一定，你要「超人」「出衆」，或者是「出類拔萃」，那是錢以外什麼都不行；會寫詩的人一定要把詩換了錢才可通用，會繪畫的人，一定要把畫換了錢才可通用，毫沒有鬆巧的辦法的！你看，上等皮鞋一定是外國的式樣，什麼樣的牌子一看就知道價格；離開了這個式樣就是不上等！洋服的顏色，式樣尺寸都按着季候有一定，你要「超人」與「出衆」，那只有在料子方面講究；想用意外的式樣來掩飾料子之「撇脚」，則反在襯出你「撇脚」之加甚而已！所以那些第三種人怎麼樣也不能「超人」與「出衆」，怎麼樣也不能顯示他們「第三種才能」的功用！而這些第三種人偏是處處想用他們「第三種才能」來稱雄一世，來「超人」一番的！你再看，代步的東西是汽車，汽車以黑牌為貴，黑牌之中以年代式樣新舊為貴，除此是毫無別種表徵，你有能力開得快似飛燕，但警章是不許追出別一輛而出風頭！住的是洋房，以大以新以精為貴，一切美的佈置錢可以買；你有天大的創造力，也不能在亭子樓上顯出你出衆的雅緻與漂亮！街上人擠人的一步一步移，你不能拿出莎士比亞的詩歌隨走隨讀以為「超人」！所以，這種人一到上海，真是像「淺水龍」「離山虎」，所有「螢窗雪案」「念年十年」的「第三種才能」，完全是無所施其技了！——所有第三種人的內在矛盾都顯露出來，立刻自已也可以看到。

所以，這真是利斧一樣，當中來的就立刻請你分開，或者你是低首地向「金錢的在處」爬，或者你是虛心地向 金錢的來處」跟；固然，你還可以跨着二面，一面爬着，一面跟着，像我上述的美國留學的大學教授一樣，但這決不是你的存在，而正是你的分裂！本來是嬉皮笑臉混混沌沌活着的，現在就需要你東西的奔走，南北的拉攏，左右的應付，看我上述典型人物的請客的忙碌，應付的窘狀，立身的矛盾處，文章的馬脚上，以及名字的雙重，那一切是不難相信；這分裂的生活就要崩潰，不是或左或右的決定，就是整個地的溶化，大時代本是洪爐一樣的！你不要妄想過去一切騎牆派的情形，你知道你現在騎的已經不是牆而是利斧，你暫時可以勉強地右脚右跨左脚左跨，但是你最多只能延到腿部，不用說，等到腹部接觸斧口時你想決定是來不及，而且實際上現在也已經一天一天的危險起來，小腿以上，要隨你意思與自由來決定已是很難的了！



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必先……………………

艾中信作



宜室宜家圖

申志飛作



俗話說：「最毒婦人心！」可是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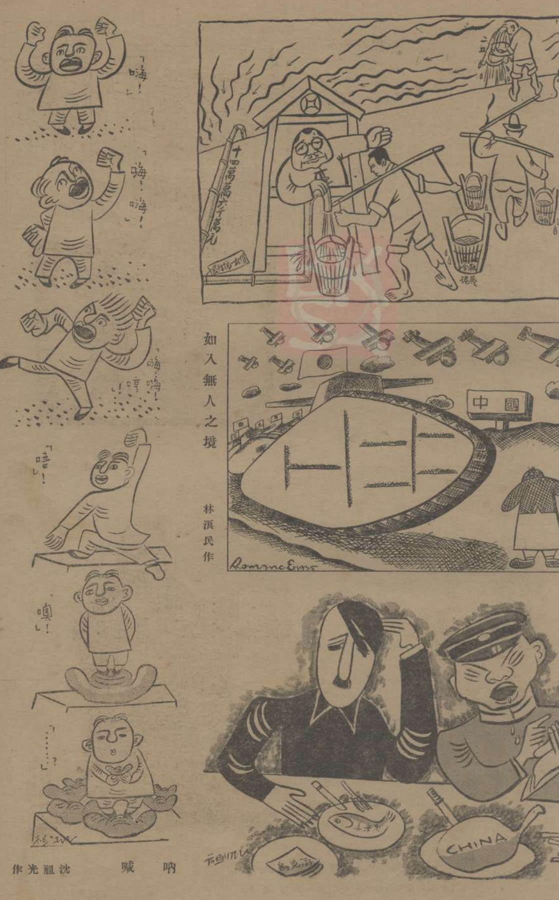
該死的老傢伙又在明知故犯了！

申屠政作



親善和提攜

王禮安作



吶喊　沈祖光作

川流不息　馮自立作

如入無人之境　林浿民作

吃客同盟　沈祖光作

天地良心話

黃六平書 胡 ROBIN HUANG

（一）

鄉下流傳的小詞曲，自然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其中有種名曰『王婆罵雞』者，現在早已記不清楚了。前年回家，隔村的王大嫂，失去了一隻光景三斤多的母雞，然而還被人罵她沒用處。這事你說稀奇不？失掉了雞，人不罵偷雞的賊而反罵她。這黑天寃枉可喫不消。阿三傳來給我聽，『說當時王大嫂聽見雞叫跑出去瞧，只見個短衣漢子，當時抓住了，後來又放了。

『你偷了我家的雞。』王大嫂一個食指點着偷雞賊的鼻頭。

『王八蛋偷了你的雞。』十分聰明的偷雞賊，臨時想句這末悄皮的話。其實那隻老母雞還藏在後背呢。王大嫂因爲最虔信別人的發誓，她以爲發誓是『以明心迹』的最可靠者。

這個故事是如此的完結了，王大嫂失去了一隻雞。

從來，我就不信『發誓』是可靠的。爲什末呢？大的可不必談，引個我所知道的。中學有位先生，忽然不喫粉筆飯，而去進『吏治訓練所』。六個月修業期滿做了兩任『父母官』。可是，到了第二任，就出了毛病。臨交代的時候，捲了十二萬當時的袁頭，優哉悠哉的躲到上海。我想，我這位先生，難道他赴任之初，沒有舉行『宣誓就職典禮』嗎？

所以說：發誓這把戲是沒有人相信的，尤其我這傻瓜更其不信世界上有這末一回事。

（二）

記得那一年，親眼見過一樁笑話。那一年？在那兒？我可說不清了。總規有這末一回事，就得哪！

那個時候我還小，可說是，連甚末事也弄不清的點點年紀，在當時我僅知道這事兒怪有趣。

說它是鄉下的村子，可是又離城不遠，出了城門口差不多有半里多路，一個十分不閙的村子里，見了一個長衫的大個子，拿着獵槍瞄準打人家養的老雄雞，在他旁面立着個打扮挺好看的女太太，後面還有個揑槍的護兵。瞄了半天可是槍還沒有發一響，只見遠遠跑來了，一鄉下人。拚命的叫和使勁的喊着長衫的大個子，就像沒聽見的那付神氣，那位太太也嘻嘻笑個不停，這末一來，却急壞了鄉下人。這幕笑話的喜劇，直到今兒我仍然沒把它忘掉。他們的話才叫怪有趣哩！在這兒寫下來吧！

『老爺！打不得？那是自己養的雞哪！』鄉下人沒命的叫。

『管你媽的皮，打不着野獸打家雞，自己人好說話。』着長衫的便衣軍官砰然一槍，沒打中，再一槍也是個空。

鄉下人走近他們的身邊，那個護兵更來的個兇，狠狠地釘住鄉下人罵：『操你媽嬶的，再說！連你腦袋也打個大窟洞，咱們的老爺是師長，別說是你的雞，斃掉你也不算回事，滾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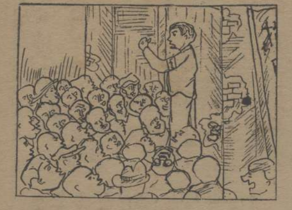
『嘻！嘻嘻！看那個阿木林嚇的怪可憐的。有趣！』

完結還是打死了一隻雄雞。由那兵大爺提回家了。

當時，我只知道有趣，如今重想起來，不免要哭笑皆非，這種橫蠻無理的世界，過的有點膩嘴了。世界的末日！我們自己的末日！從那點上找得出『天地良心』！

學生運動在廣州

黃誠昌



街頭宣傳員

巡行示威之一部份





與鋤奸團衝突的一幕



教育廳的被毀



可疑份子

自華北各處學生愛國運動起後，各地民衆無不感奮，本市某大學繼之而起，并結隊共作宣傳巡行諸事。

繼闖到教育廳，把廳內各物搗亂一番，并將門口招牌卸下，繼又結隊巡行示威，迫行抵城西荔枝灣橋附近，不知何故與所謂市民鋤奸團衝突，發生流血慘劇。

慘劇發生後，全市即行臨時戒嚴，各馬路滿佈軍警密探，情形爲之嚴重，此外還設立「學生救國義勇隊」這爲學生而編設的。

此國之所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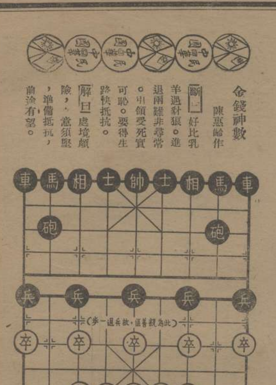








艾秋作



金錢神數

陳惠齡作

【斷曰】好比乳羊遇豺狼。進退兩難非尋常。引領受死實可恥。要得生路快抵抗。

【解曰】處境頗險，意須堅，準備抵抗，前途有望。

棋局候教

條件：

1 對方限取白子
2 白子須讓雙車馬砲
3 須讓黑卒先過河
4 須讓黑子先行

棋王金沫敬約

求字問卜處

春日聯句圖

金沫作

『當取有效手段！』
『必須沈着安排。』

草頭和尚測的一個字

余則平作

去年是乙亥。今年是丙子。乙屬於木。即所謂東方甲乙木。丙屬於火。亦所謂南方丙丁火。火能焚木。故去年東野心國佔在東方。而我族建都南邦。正東大德以王。故在去年木氣大旺。東野心國趁此得以耀武揚威。向陽以其任意南侵略。而今年火運當我國定能振起精神。故今年南方火氣旺盛。放亦發一聲所以現在當先。新刊的新××！是種字法領佈。如此則精神：富強之基。即在於此。



二十吾相

艾中信作

（一排）蔣林王胡 （二排）張戴居孫
（三排）翁蔣孔于 （四排）吳王吳顧
（五排）牛馮顏葉

問案

——短劇——

程心芬

時間：當然是現代

地址：自然是中國

人物：軍法官一，囚犯一，錄事一，傳達兵一，侍衛兵四。

佈景：一間大堂，中放一長桌，上有案卷朱筆等，桌防坐錄事一人，手執毛筆，預備要寫，四個兵木鷄似的立着，空氣是十二分的嚴肅，死靜，連各人的呼吸都聽不到。

（傳達帶囚犯上，衣襤褸，面蒼白一望而知是個知識份子）

（法官上，口啣紙煙，手正扣中山服上的鈕子，隨便坐於椅子上。）

法官：（凝視了一會囚犯）你是陳鳳琴嗎？

囚犯：是，××省××縣人，年二十三歲

（記錄振筆急書）

法官（驚）：你一定是累犯，實說這是第幾次？

囚犯：實是第一回從未到過法庭。

法官（怒）：那麼，你怎麼知道問案的次序？

囚犯：我看見法院旁聽記，在報紙上。

法官（對錄事）：這個不用記。

法官：你為什麼想謀不軌？

囚犯：我沒有。

法官：不承認拿證據來。

（侍兵由內取出一小柳箱放在桌子）

法官（開箱取一日記小冊翻閱）這上面的「無畏」二字是何意義。

囚犯：那是友人的一個名字。

法官：他一定是票匪，名無畏，是不是？

囚犯：他是不是我不知道，但與其叫無畏似無什麼關係。

法官：胡說，沒關係，那為什麼叫無畏呢？

囚犯：那只好問他的老師去，是他的老師起的。

法官：他老師是幹麼的，是土匪吧？

囚犯：作官的是進士出身作過兩湖……

法官：問他現在作什麼？

囚犯：宣統退位時投河殉國了。

法官：（又檢查箱子，又取出一小日記本）啊這上面的「次經期沒有危險」是什麼暗號？

囚犯：那是自然避胎法，下次月經前十二日不能受胎。

法官（驚喜）：那可靠嗎？誰告訴你的？

囚犯：可靠的很，德日兩國醫學家實驗的結果，是校中講康健教育的說的。

法官：（面對錄事 把這個單抄下回頭給我。

法官：（又翻了翻箱）沒有什麼了。

囚犯：沒有什麼了就請開釋。

法官（拍桌）：你竟敢「無畏」，而且時常避胎，我按照懲治盜匪判例，非治你罪不可，（動朱筆）

囚犯：（大哭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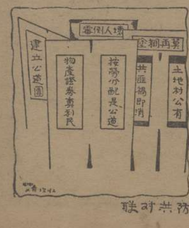
——幕落——

民間文學之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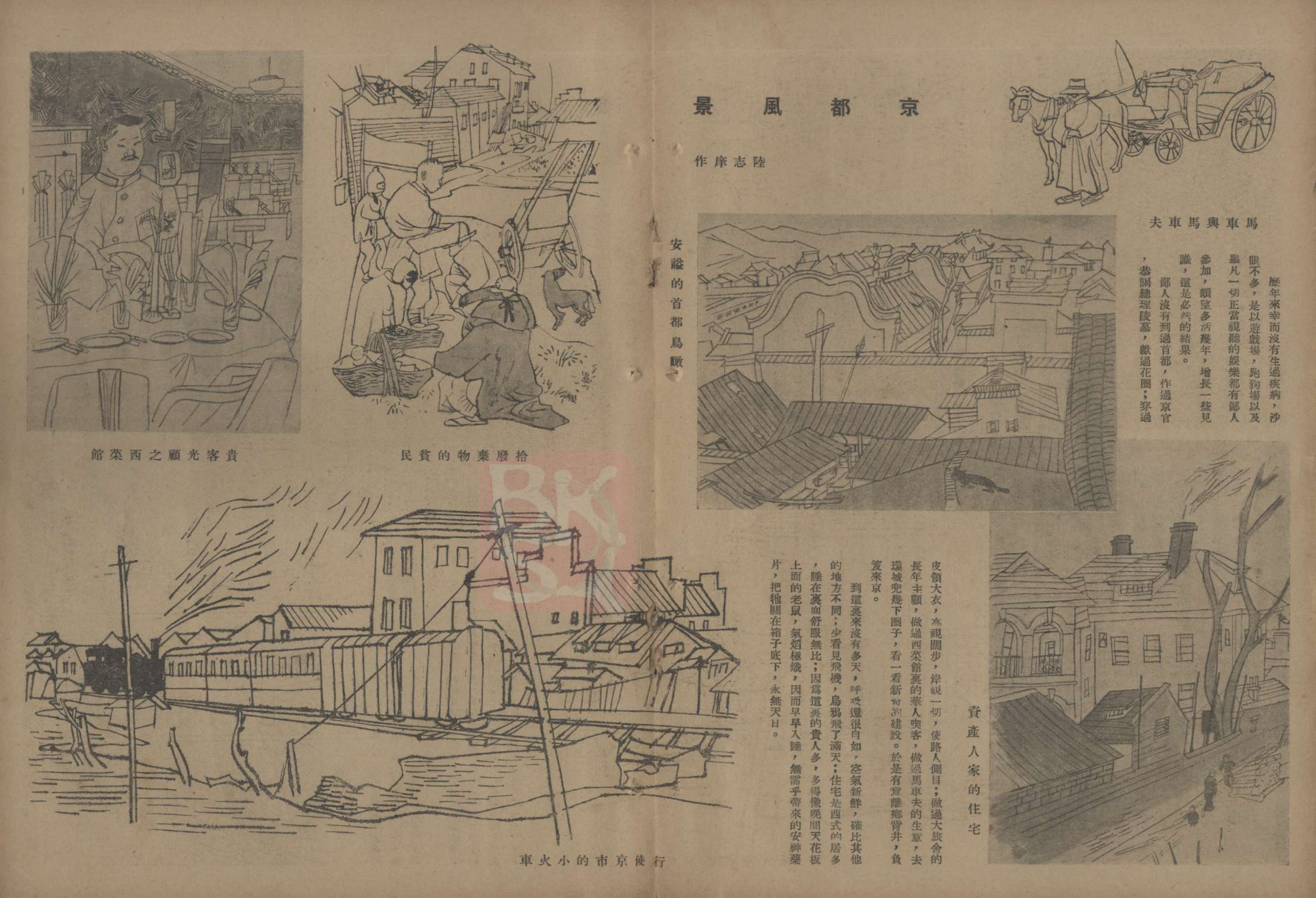
馥嘯嵐作

太原舊年之防共春聯

因為今年的特許「人民娛樂」，所以這舊年也就來得有勁，又因為今年在陽曆年時，有特別製定的「防共救國春聯」來張貼，然而在這陽曆年不吃香的年頭，於是「新年的防共救國春聯」就都搬到舊年來應用了，你上街一看，什麼「救國」「救國」「防共」「防共」真是滿眼堂皇，又過年，又救國，真是一舉兩得！



防共对联



京都風景

陸志庠作

馬車與馬車夫

安謐的首都鳥瞰

貴客光顧之西菜館

拾廢棄物的貧民

行使京市的小火車

資產人家的住宅

歷年來幸而沒有生過疾病，沙眼不多，是以遊戲場，跑狗場以及舉凡一切正當視聽的娛樂都有鄙人參加，頗望多活幾年，增長一些見識，這是必然的結果。

鄙人沒有到過首都，作過京官，恭謁總理陵墓，獻過花圈；穿過皮領大衣，高視闊步，岸視一切，使路人側目；做過大旅舍的長年主顧，做過西菜館裏的華人喫客，做過馬車夫的生意，去環城兜幾下圈子，看一看新有的建設。於是有意離鄉背井，負笈來京。

到這裏來沒有多天，呼吸還很自如，空氣新鮮，確比其他的地方不同；少看見飛機，烏鴉飛了滿天；住宅是西式的居多，睡在裏面舒服無比；因爲這裏的貴人多，多得像晚間天花板上面的老鼠，氣焰極熾，因而早早入睡，無需乎帶來的安眠藥片，把牠關在箱子底下，永無天日。

照像

黃陸頻

先天不足後天又缺乏營養，極小我就面黃肌瘦。雖每天灌牛奶，喫雞蛋及魚肝油，去年冬天還注射了四十針維他命。身體還是依然故我的消瘦。自已對於愛護身體也並不忽略，肯化錢，用大兵人馬的補品輸將。可是，我和豐滿的肌膚恰形成了反比例。

生平最恨的是瘦，舉凡一切朋友瘦，瘦朋友給與我的印象，壓根兒就及不了胖的好。

因為瘦，不願照像，瘦個子不必照像的理由我說上許多。

我以為人要有豐滿的臉蛋兒，才配照相，照像的用意不外乎二則：一曰省掉自己照鏡子的麻煩，二曰看看自己今年比去年如何。假如我生來貌比潘安，能裝扮個虞姬舞劍，也可多照兩張。即使落到將來不幸嫁老翁鬚的姨太太們手里，也未始非積德之事。假如我心廣體胖，命中有裙帶的福享，官運不壞，今年次長明年部長。年比一年胖，多照幾張亦猶有可說。我今兩顴高聳，眼眶深陷，說不上絲兒漂亮。從不想去臨鏡一盼。而且，背運之神和我談的來，結了金蘭之交，所以形走影隨。豈但不今年次長明年部長，反而江河日下，年比一年壞的多。因過去不好可預測未來的是更壞，沒有好因那會有好的果呢。我不照像之意志故甚堅。

我有個姪女阿娜。她極小即受洋化教育。幼稚園是聖瑪琍亞，小學是葆靈書院，初中是維多是女子中學，現在進的是大西路上的一個外國人開的女塾。所以她能說口挺漂亮的英語。會撩披霞娜，曼陀鈴更為其拿手。最壞的毛病是酷喜拍照，她媽給她化的錢，就全用在照像上。單貼像片本子，少說有個頭二十冊。

一天她回家，是個星期六的晚上。因為回家穿的鞋子是平跟的。因這點毛病故沒約我和她跳舞去，大家坐在客室裏閒談。

『二叔，新開的彼得電光攝影室，來了一位露西亞的攝影師，才怪好的呢！同時他善長於化裝，醜的能照成漂亮的，和X小姐訂婚年多還沒合攝過影，才怪慚愧的哩！』

『阿娜！別的都可辦的到，唯有照像我可幹不了。』

『那就叫怪氣了，二叔是二十五歲的青年啦！青年人不喜拍照的，我想只有我家書獃子的二叔。明兒我告訴X小姐去，說你不够時髦，是個十足古板的古董先生。』

『娜，些兒尊卑長幼都沒得，尖嘴罵二叔。誰能和你比，一月化上八九塊去照像。』大嫂說。

『大嫂，說真話，我壓根兒便不願。』

『二叔，你說不願的理由來聽聽，不願的人當然有反對的意見和理由。』

阿娜活該倒霉，自已找罵挨，我抽了一支烟，一氣呵成，如黃河決了堤圩般的直瀉急流。

『阿娜，我有理由。我不愛照像尤其不贊成女孩兒們拍照。你想，考學校拍照那是有目的。如今的女孩們為了什麼？犧牲自己的色相。坐着照一幅，站着拍一張，睡着來一個，游泳池旁也來個一張，儘讓人收入鏡頭。你以為這是出鋒頭的ABC嗎？或許你想學美人魚，你看她一身不滿尺布的乳罩和三條闊帶兒的褲子，與其說是褲子則不如說牠像原始人遮羞的樹葉，比較有詩意。老夫子固然詘之為傷風敗俗。即

祖母：我不是叫你留心着牠沸的麼？
孫兒：留心過了呀！牠沸了三十分鐘了！

周汗明作

多產作家與難產作家

華奧慶作

是我也認爲隨便給人拍照不妥……』

『二叔你錯了，一國之主席爲元首，楊氏姊妹在牯嶺還深蒙贊許哩！末了姊妹倆和林主席並肩合攝一個鏡頭。難道你比林主席所見要高嗎？』

『不錯，登的合影在各畫刊上都曾有過。那是有目共覩的。你要明白這點，美人魚姊妹和林主席並肩攝影的辰光，是穿了衣服不是僅有乳罩的精光赤佬呀！假如是精光赤佬我想林主席也未便深加贊許的…』

『唔，二叔你更錯了，全運會比賽游泳時，美人魚造成新紀錄上岸。大名頂頂祕書長，和她握手言歡，詳加慰問。那刻兒美人魚穿的不是旗袍，滿身是僅有乳罩短褲的精光赤佬呀。』

『這不可相併而論。總之，祕書長他也有他的意義與目的，你或者不詳悉他的情形，他老先生是主張寄政於遊的，寓治於藝的。幹甚麼都用「玩兒」的方式。此等人當然又作別論。但是你不可以他代表一切，要知一切的一切中有多少種不同的人。人心不同亦如其面我比如的心和你的就兩樣。再說照像壞處可舉例者亦甚多……

『照像照得好的人會有明星的希望。二叔你不知道上海而今又多了一種明星嗎？以照像著名的有「照片明星」，你不照像就無明星的希望。』

『阿娜你越說越糊塗。你對於團體之精粗美惡全分別不出，那是人罵貂女士的呀！換言之，她也是喫了濫照像的虧。倘若她學我的辦法，不輕意照像，那末貂的醜號也不至於加上給她。你不明白這個反文章，因爲貂只拍過一部片子。可是隨處給人收入開麥拉拍出許許多多的呆像，才會有今天「照片明星」的雅號了。你提起貂，經我提示你，現在明白了多拍照不是件好事麼？』

『不，她總是明星。管它照片不照片，比如二叔不肯照像，你的「星」一輩子也不會「明」的。』

『不明也就便罷，靑年的女孩兒，照片如雪片的飛散滿天，也是一樁作孽的事。光着腿兒露出酥胸，顫動的乳峯，站着立着睡着的姿式，不知害殺多少有辦法的靑年。而爲她單戀而想成了癆瘵而送掉性命。』

『二叔你發瘋嗎？說無聊的話不害羞？過去你才被╳小姐的像片害單戀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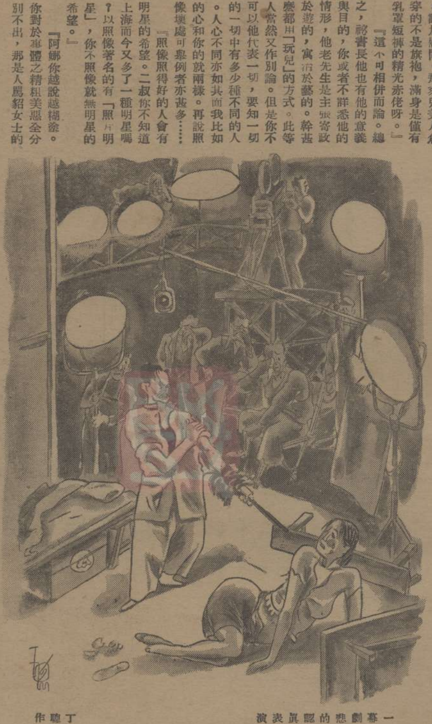
「你們教會學堂裏對於國文的常識太差了。以前我和她結識後就通了信，稱之爲單戀是不當的。阿娜！你是我的親姪女，遇事不得「你却是真的。信不信由你，以爲我饒舌亦可得。再舉個實例，未知你關心國事不？猜想你們洋化教育之下的學生，未必有時事的一般常識。汪院長被刺，也因照像的原故。設不拍開幕典禮的團體照像，汪院長決不至身中三槍，雖然吉人天佑，可是三槍的痛苦也就够受够瞧了。』

『誰？王甚莊是誰？中三槍！喲！痛煞』

『汪院長，行政院長汪精衛先生。革命的先進，中委陳璧君女士的丈夫。他因爲拍照，給與奸人一個狙擊的機會，雖然這是非常的事故，是突而其來的事變。但，照像不能說是無辜的。』

『啊！照像就被刺，我們女的不結仇不做官就得啦！照像我始終不覺牠有缺點在那兒。』

『阿娜！我想不再談照像，因爲半天口說乾了，憩息罷。新近學了什末新歌兒，唱支聽聽怎個？』我深有惋惜之意，全客堂因我不懽而散。



一幕劇悲的認眞表演　　丁聰作

一隻小小的鳥！

小鳥

冰兄 一九三五年作

廖冰兄作

1.

2.

3.

4.

MILITARY ORDER 軍隊命令

華君武作

白相大世界

艾中信作



照妖鏡裏活躍的是：野雞、老鴇、小工、小大亨、小弟兄們……。

這二位張希希李奇奇說道要滑稽救國，來一套和龍圖打東洋。

林黛玉風吹得倒擠出來，唱了一支玉堂春之類，又蛇一般游了進去。這是羣芳會唱，或是羣艷會唱。

撩倒的音樂家們，高等的野鷄，玩這一齣把戲，眞是活見鬼。

賭與神女是這個場合的特產，她們拉着毛頭小伙子：『去白相相末哉！』。

白俄線上散步（下）

社會生活素描之一種

魯夫作

●「隔岸觀火」

「失火了!!」徐家匯南岸烈焰沖霄漢的大火燃燒起來。是從貧民窨裏引起的，江北窮人的矮草棚像野塚一樣鱗列着。不大會，一直延燒到一列十八世紀型的中國手工織布工場。北岸法租界的樓，被火光照得顯現着紅色。恐怖和好奇心促使着，附近市民們都麕集在失火的對岸着熱鬧！沿岸的幾片草地的碎石堆上，海砂堆上，都擠滿了觀衆。觀衆裏混雜着很多的白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牽着愛犬的，抱着孩子的，自然少不了大胖子，手裏提着命似的那架「蓋特」。對岸是沒有自來水的華界，溝裏的水又難弄，火焰乘着風勢，越燒越凶起來！每人的神經細胞裏都飛躍着興奮素！但這些白俄們更加興奮得狂喊起來，拚命的喝采！瘋狂的跳躍着，歡欣鼓舞的來領略這恐怖的刺激！新鮮的刺激！這正是他們在無聊，苦悶，感傷，茫無所從的醉夢生活裏，很希望的比含毒質的酒精更能興奮神經的希奇的刺激！「好啊！」在他們喝采聲裏還能辨得出對岸的慘號和屋瓦爆烈的聲音。

●「紅色的旋律」

「他女兒是個做舞女的」底問題，終於解決了懷疑的一條心事。螢綠色的電炬掩映下，回力球場對面咖啡館裏，步出一位西班牙式的姑娘，似乎在二十歲左右。猩紅的頭巾，束着散亂在肩下和玉蜀穗似的褐色的髮絲。淡褐色的面孔，塗褐了的眼圈，更顯得出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閃爍着媚惑的魅力。一對金黃色的大耳環擺動着，兩鬢的髮角，化裝了兩圈醉人的蝸旋，斜披着一條印度紅大繡花邊上鑲着花穗的披巾，赤着腳套一雙烏黑的高跟鞋，……一個紅衣天使，一團燃燒着的烈焰似的姑娘，又蹦躍着進了另一家咖啡館去。後面三個樂師，一個是那位賢壻，另外兩個不滿十四五歲的孩子，西裝都相當的整齊，伴着一架「蓋特」，兩個弦琴。三個人脖頸上各套着一條醬色的絨圈。

「她外面有家嗎？」我好奇的問着老鄉。

「哼！今天在這裏，明天也許就在那裏，馬馬虎虎……」含着一種不可言傳的語味兒。

一個紅衣天使

●「後生可畏」

流落在上海的白俄兒童們，在他們家庭生活環境裏，是莫明究竟的過着歲月，自然陶冶出來的多半也是浪人化的孩子，尤其是再沒有可能去讀書的一大羣。

法國公園裏有些小壞蛋，常在一個靜坐着的人的背後，用濡滿了水的手巾，擰些水，滴到你的衣領裏去，他卻很快的跑開了。瀝西空閒的草地，常做了他們遊戲的戰場。利用了草地的石堆做山峯，石塊做武器，菜圃的萵苣菜做獎品，身上帶着小刀，隨便撋些剝着吃。菜園的老板，很難預防或限制他們的自由行動，雖然受着些騷擾，但沒有辦法去對付他們的家長——那羣正在酣醉睡夢裏的傢伙。連徐家匯河裏小船上的中國小同胞們，都常掛着副菜色的苦臉，被他們做了假想敵，限制他們到岸上草地裏玩耍，撋菜，或拾垃圾的自由。常把他們打得哭着退卻到小船裏去，而他們依然在石堆上利用以高臨下的地勢飛擲石塊，拋到河內船上去。無聊的把徐家匯路上供給河內民船飲料的自來水開開，或隨便走着馬路挨家偷按着電鈴。

一個下午，我在草地裏曬着太陽看書，他們圍攏着我問長問短的鬧個不停。

「斯太林！斯太林！」一個八九歲的小孩子，指着本東方雜誌上的斯太林照片，報告給他那羣小孩朋友們。這不滿十歲的小孩子，竟能注意而辨認出是斯太林，眞令人有些驚奇。他用手在他的胸前做了個不贊成斯太林的表示：「他不好！不要這個。」這個的表示，是個「十」字，表情卻有些嚴肅起來！「媽媽好！要這個。」他加註一句；這就是說，媽媽信上帝的，信上帝的，信上帝的繼好。自然斯太林在他們的父母們的啓示中所結論的，是一個不信上帝的大壞蛋了。

「舞女夜鬧少林寺」

媽的！二層樓的酣舞聲，狂歌聲，鬧醒了我，鬧醒了四鄰，鬧醒了三樓上的那羣工人。睡在三樓上的七八個白天做一整天工而夜裏需要安睡的工人，清一色的山東佬。根據房東是同鄉的關係，纔集體的住在這裏，所以大餅店便成了「少林寺」型的場合。對外，一概不受流氓的敲剝，不服，三們的欺詐，不上特別捐，不供財神錢的。打架嗎？準十足兌現。對面開老虎灶的揚州的傢伙，欠了一個大餅，即刻去拿三根水牌子。兩句話講不齊，馬上馬的粗線條的演出！

「媽的B！鬧什麼？」三樓警告的信號發出來。但是，結果等於白發，舞還是舞着，唱還是唱着，反越來越凶，越跳越重，竟高喊高叫的狂搗起來。三種動員了！拿了臉盆，鐵壺，鉛筒，胡琴……一齊擁在二樓的門外，全體行動一致的亂敲亂打起來！「噹噹！咚咚！叮叮！嘭……」歌聲，舞聲，喊叫聲，「蓋特」聲，敲盆聲，胡琴聲……裏應外和的鬧成一團。

「王八旦！王八旦！」門裏傳出了賢婿的罵聲，惹怒了幾位老鄉，立刻手腳齊下，向門亂打亂撞！

「媽的B！打他這個小舅子！」一片聲的嚷着，三樓裏一個老鄉從窗子外探着身子，一盆水斜澆進二樓窗子裏去，「啊！」女人尖



三天三夜沒敢放鬆你了！

叫擘裏。裏面起了騷動—狂歡的局面，一變而開了鬥爭的陣線。房東揉着睡眼上來了—拚命的纔叫開了二樓的門。賢婿藏到最裏面燈影裏去。燈光下橫陳着十幾個人，有的醉着酣睡在地下，有的怒視着外面，靠門裏站着那個胖太太和他的女兒。

「馬馬虎虎好咧—眞的，十八年沒見面咧—我的妹妹，今天來的，馬馬虎虎好咧—十八年沒見面咧—」胖女人拉着嗚咽的哭音訴說着。

「十八年沒見面，我們明天還要去做工—奶奶的—」一個老鄉用山東腔吵着。

「眞的—十八年沒見面咧—我的妹妹，做歌舞班的，眞的，騙人的觸霉頭—十八年沒見面咧—」她竟哭出聲來。

「謝謝儂—謝謝儂—今天晚上鬧亂子，明天還是一樣的。」她女兒苦笑着表示着道歉的樣子。自然囉—老鄉們正歇下來了。再經房東解勸，纔各提着臉盆，鐵壺，鉛筒，胡琴……打的退却。

「馬馬虎虎好咧—十八年沒見面咧—」她又伸訴了一句。

「今天晚上鬧亂子，明天還是一樣的」。

街口站着四十歲的妖婦

她說着把門慢慢的關上。三樓剛剛熄滅了電燈，媽的—一片聲的狂喊狂叫又鬧起來，睡神朦朧中，她們好像不斷的在唱着，足足鬧到了天亮。

●「一場虛驚」

「濤聲—一年多不見啦—你好嗎？」「在法國公園華龍路的對面門外，突然碰到一年多的朋友。

「還好—怎麼樣？我現在需要吃頓午飯，能請客嗎？」一年多不見，剛見面就是鬧吃飯問題。走幾步，麥賽而蒂羅路一百六十七號，到了我的住處，飯剛燒好。

「老爹—什麼都變了—我從南京回來，同一個白俄歌舞班撕混在一起哩—她們眞夠可憐的，上海無論如何，很難維持了。頭等戲院，人家不會幹的，除非到了陰曆年關頭。頭輪影片，誰也不肯在這最不賣座的時候獻演，都等陰曆年，這纔輪到歌舞班份上來。現在連九星大戲院都不能賣座，只兩毛錢。媽的，再小的像卡德，蓬萊，他們的觀衆多半喜歡看中國人的。去年的北燕少女歌舞班，從卡爾登出來，不是到蓬萊去了嗎？現在我們正準備着到南洋去，我大約要隨着轉一趟，玩玩再說。」

「眞的—什麼都變了，我正在開始習畫漫畫，有三個月了，天會曉得—」

「那也好—媽的—我現在也剛弄到個商務翻譯的關係—一本英文化學，一元錢一千字，賣給一個編輯，但他是每千字按五元算的，自然還用他的名字出版，我每千是白吃四元的虧。」

「漫畫也更夠受！有些揩油了郵票還不退稿的。第一個月，會碰上個登我五頁的畫報，眞是運氣，但他是個騙稿的傢伙，第四期就停了刊。有的第一次登稿是照例送報……」

「喂—外面有個小子在問我：『剛剛有兩個穿西裝的，是不是你的朋友？』他很鬼祟的樣子。」同住的朋友慌張着報告這件怪的事情，打斷了我們倆的談話。

我倆入出了後門，剛轉過呂班路口的時候，果然一個傢伙釘在後面。再穿過霞虎路去，他也緊跟了過來。

「朋友—跟我們有什麼用？」濤壁同那傢伙握一握手，含着乞憐的眼光問他。

「不是，老朋友—我奉命令的，沒法子，吃外國人的飯，咱們都是中國人，有話還好說，說實話你聽，三天三夜沒敢放鬆你了—」那傢伙苦訴着繼續着講：

「從那天在咖啡館你先生同那個外國兵吃酒以後，外國人的命令，三天了，還不知你先生的究竟。你手裏拿的什麼？這位先生尊姓？你們到那裏去？」

「這是翻譯的稿子，你可以看看。他姓詹，我的朋友，你的問題，我告訴給你聽，那是歌舞班的事情，剛在九星做完了生意，是同一個舞女的些鬼拉扯，我在那班裏做個翻譯，曉得吧—喝酒是約會，但是她沒有去……」

「噢—這就得了—那麼趕快先到你府上看看去，把這個歌舞班的情形，弄個報告就讓我交差了。媽媽的—這幾天，可眞是有些兒緊……」他倆講論着向我打了個招呼，匆匆的走去。


一絲不掛的蛇舞啊！

這眞是一齣「伏虎美人」的滑稽戲了—天纔會曉得在軟性的誘惑的幕後面，還表演着硬性的一套把戲。

●「補鏡頭」

片片斷斷的剪影，總剪不全一個整的輪廓；幾段日記似的報告，也很難托出上海白俄生活情形的整體。但是打開張報紙來看吧—登不完的消息：巴黎大戲院「九九警車」的二重奏，南京路珠寶店的大刼案，抄屍間被強盜打死的第一個叫門的「三道頭」，浙江大戲院「一絲不掛」的蛇舞的廣告啊—蹓躂馬去吧—四馬路上拚命的在拉人替揩袖哩—民國路上賣「絨氈」的老早換成東洋貨的「綫氈」了，霞飛路葆仁里弄口站着四十歲的妖怪，在向你丟媚眼呢，國泰大戲院門口，佇立着替有汽車的闊老們開開汽車門的將軍啊—……他們和她們，無論是利用着什麼方式過着暫時的生活，却都共同的向着同一條的路上跆跟着——那便是沒落和潰滅的末路—

男女間

胡考 作



妓女

「我說是誰吶？原來是你！你倒也會想到來這兒一趟的，呀？」女的。

「怎樣？我不會來的嗎？這些時，我出門啦…所以沒有來。我不兒想你，要我在這兒，我早就來找你勒！我……

「嘿！」女的把臉沈一下來。

「嘿！嘿什麼？」男的把女的擁在胳膊子里，笑得有些不自然。「我說你別嘔氣才！咱們長遠不見，不兒要客氣點才好吶，你說不兒對不對？」

「嘿！長遠不見，你死啦？長遠不見！從前說得多好：還跟家里去鬧去，又是什麼租房子囉！什麼，什麼讓我生了孩子，又是怎麼怎麼囉，是你這狗嘴說出來的呀？」女的嗓子有些變了。「我還當你是個老實人，什麼話都跟你講……」

「嗐！我說你別鬧呀！你這人眞是，不兒忙。別忙！你聽我說呀：我眞的有點兒事， 過臨走的時候太要緊啦，不兒沒有來回你一聲，後來吶，也不兒忙，東奔西跑的，白天吃了飯，晚上自個兒，還不曉得，該上那兒吃飯去吶？我滿想回來的時候，跟你不兒好好的過些日子，你怎麼就生氣？嗳乖乖！咱們好好兒的說話，不兒也得商量商量，今後的事兒，該怎麼辦，你說對不對？」男的用手指，把女的下巴抬了上來

可是等女的抬起頭來，兩顆透明淚珠子，嚓的滴了下去。

「你們男人」，女的發着抖。「什麼都是騙人，你要眞的出門的話，你無論怎麼忙，臨走的時候，也好打個電話給我，就是不打電話，出了門也該寫封信給我，也好讓人家寬一寬心。你是眞的出門？你要知道，我爲了你，吃了多少苦。姨娘！還說我不好好兒的接客人，還打！你想：我在這兒多麼苦，我們又不是生來就是賤骨頭，喜歡在這兒，讓那多男的睡，我們也是爹娘十個月生出來的，又不少了人家一點什麼，不過是爸死了，窮了一點，所以才賣得這兒，做生意。爲了你，我什麼不做，拆字，燒香，全做到了，也不見你的魂來過。也……」她伏在桌子上哭了。

男的不做聲兒，手支着頭在那兒想：

「也怪我自己不好，來這兒玩，就來這兒玩，還跟人家講愛情，現在怎麼，現在不兒完了嗎？不是我不喜歡她，其實我也是窮光蛋吶，要有錢還那多天不上這兒來玩？眞是！要我不那麼窮，我想，我這人也不致上這兒來，當然囉！有子兒可以討老婆，解決性慾的地方也有，還這兒來幹麼？現在不兒完了嗎？這算什麼吶，死到這兒來，眞不該來，來的錢是當來的，還來，眞怨人！現在拿什麼話，跟她說呢！人家是很苦……」



啊！(尖銳聲)一只蚱蜢

華君武作

談洋婆

曾迭

「洋婆」是我們的鄉下人對於歐美僑華婦女的一種通常的稱謂。這名詞，比稱外國人爲「洋鬼子」，已經「文明」得多了。這大概不見得爲鄉下人也知道「敦睦邦交」或「尊重女權」，尤其是友邦婦女。最大的原因，也許還在「洋婆」沒有「洋鬼子」那門形容可怕，比較的好玩吧了。

高等華人稱歐美婦女就比鄉下人講究，什麼洋太太，洋夫人，洋姑娘，洋小姐，都是的。但，我卻總覺得沒有鄉下人的「洋婆」的乾脆，樸素和響亮。

當年奉系軍閥的武力，伸張到江蘇省來的時候，有一位江陰到上海來的朋友對我說，張宗昌的白俄兵打進江陰之後，有一個年近六十的老婦人，她自以爲佔年齡上的優勢，所以，非但不作逃難的計劃，她以爲見了白俄兵也可不必懼怕。豈知畢竟遭受了幾個白俄的殘酷蹂躪和強橫的侮辱。因此後來江陰的一部份的人，把這一件事研究出了一個結論，說是外國人的看中國女人是看不出年輕和年長的，所以，他們看見了老太婆，還是當寶貝一般。

「洋婆」這個稱呼，其實是太覺單純了的，例如，結過婚的叫她做「洋婆」而沒有結過婚的，也叫她是「洋婆」，這似乎是太欠分明了。然而，我們根據白俄兵分別不出中國婦女的年齡的理論，也可用以理解鄉下人的所以統稱外國太太和外國姑娘們「洋婆」了。原來鄉下人看見十六七歲的洋姑娘，身材是生長得是這樣的高大，兩乳是這樣的豐滿，臀部是這樣的高聳，鄉下人誰相信她還是一位閨門裏的處子，高樓上的小姐，鄉下人覺得只有稱呼她一聲「洋婆」，最爲合式的。

「洋婆」之所以爲「婆」，多少是含有鄙薄的貶識的，這就婆字在中國的應用方面，就可以知道的了。如「黃臉婆」虔婆」「三姑六婆」「婆娘」之流，大都不是稱呼上品女人的名詞，而那些脚粗大手，挺胸突股的「友邦婦女」，鄉下人自非「婆」之不可了。



當一位洋大人和一位洋密司降臨到石橋頭阿毛小店裏的時候— 祁康年作

現在的漂亮人，談到所謂「人體美」，卻反而要把「洋婆」來做標準了。於是鄉曲人笑漂亮人沒審美觀念，漂亮人又說鄉下人沒有審美觀念。

漂亮人說：「臀部的發達和突出，他的寬度應超於肩部，與輕盈的腰部豐厚的背部，同爲女性上半身最富曲線部分。在女性美綜合上講來，和乳房不可或缺的。

「那飾在胸膛前面的乳房，是女子們副性徵中的最美麗的。羅梭（Jean-Jacques Roussean）說：（沒有了牠們，就是最美麗的女子，也不過是不完全的孩子。牠們棲止在大胸肌上，在第三根及第六根肋蓋骨的中間。遮蓋他的皮，在乳頭上是很細緻可愛的，在牠四週的，則較厚些，牠一邊密接着胸骨，一邊則固定在胸肌上，……到十歲的時候，牠們便開始長大起來。起初還是扁平的，好似兩個圓蓋，其後前面漸漸的變得圓，成爲半圓形。倘若牠們是富於脂肪的，便來得龐大柔軟，下垂；倘若是富於腺體的，那末就豐滿，結實，前突……

鄉曲人聽得不耐，打斷了漂亮人的話頭，搶着說道：「咱們的梅蘭芳不是通國認爲好看的嗎？他不是在外國得過博士，見過外國世面的嗎？如其說只有「洋婆」才是標準美的話，那麼？他回國之後，上起裝來，爲什麼不在前胸裝上兩只假奶子，在背後裝上一個假臀部呢？」

這原因還是爲了審美不審美作祟吧了。我希望中國女人的康健如「洋婆」，但卻不希望只爲了美而去做康健的運動，否則，即使有了康健的精神和體力而不替人類做事，那和爲了美而去生病（病態美）有什麼分別。阿剌伯人以女人的眉毛是彎弓，眼瞼是帳戶，睫毛是刀劍，眼光是閃電……腰身是標槍爲美，比中國的眉如青山，眼如秋水的一派風雅，固然是見得雄壯了，但若止是裝飾品，那於民族有何益處呢？



×公館大少爺勞動服務　李宗勳作

教子成名　陳惠齡作

戒煙　丁深作

好睡先生　陸振聲作

調整　謝員作

兩個近視眼　俊文作

買毛筆

大雷

毛筆是我們貴國裏文人的隨身法寶，須臾不能離開。用處之大，難以數計。最重要的是開會記錄，批准文件；次要的是登文壇，打筆仗；書傳單，寫標語。書記們用筆抄錄等因奉此，學生們用筆應付大小考試。最不重要的是街頭乞兒哀啓，落魄文人的書春；算命先生用筆代寫別字書信，祝由郎中用筆胡畫催命符籙。總而言之，毛筆的確的我國用處最大的一件東西！無論對內對外，永遠是一枝七紫三羊毫。

敝人自四歲就在家認方字，五歲進私塾，六歲上幼稚園，十三歲小學畢業，十九歲中學畢業，現在是所謂最高學府的大學生，自然而且當然的也要算是文人了！於是我就進行去買我那必須有的隨身法寶——毛筆。

打聽的結果，全說是××軒的毛筆最好。於是馬上加鞭的趕去買了一枝「圓轉如意」，價洋五毛。他說掉毛包退；這是多麼好聽的名詞，沒錯，就衝他這句話，也值五毛不是？回家之後寫了三封信，和一篇三千多字的稿，筆尖已經有了禿的意思；整個的筆頭，也發生搖動的現象。於是我停止了寫作，洗了筆，收拾起來；爲的是我自己休息一下，同時也叫筆休息一下。

第二天一清早寫日記的時候，我發現我的筆，筆毛一根一根的向筆尖移動；每逢筆和墨盒內的絲棉接觸的時候，絲棉上一定多了幾根毛，而筆頭一定要瘦掉些。這種現象顯然無疑的，是掉毛。於是在當天下午就跑到××軒，請他給我掉換一枝。掌櫃的非常的和氣，他問我是「全發」是「半發」？（全發就是把整個的筆頭全用水泡開，半發就是泡開一半。）

『全發』。我很不猶疑的告訴他。

『壞了！這種筆是應半發，才能耐久。您一全發，把筆根一部份的膠水都弄化了，自然是要掉毛嘍！您要是半發，它掉了毛，那我們一定要照樣退換的』。掌櫃的很和氣的給我解釋着。

自然嘍！這管筆是不能退換的了！而筆又不能不使，於是化了半塊洋，又買了一枝「圓轉如意」。在家裏很小心的用水把筆尖發了。這次果然比上次成績好；使了四天半，筆的中間起了一塊墨疙瘩，筆尖硬如錐，用牙咬開之後，寫了不到二百字，筆毛開始從中間一根一根的折斷。當時就跑到××軒，叫他退換。依然的，掌櫃滿臉和氣的又問我是全發是半發？

教師：「你連「文房四寶」都不懂嗎？我問你，你寫字用甚麼東西的？」
學生：「自來水鋼筆！」

丁深作

『半發！』我心裏想，這次你可沒有什麼說的了！

『唉！您別半發呀！您一半發，這筆頭中間，就起一塊墨疙瘩，筆尖一硬就脆，那會不折呢；這個我們可不能換！』掌櫃的一手拿着我的那枝筆，一面比仿一面說着。滔滔不絕，使我無從插嘴。

這一篇大道理，說得又是頭頭是道，爲了一枝筆，和他打架，眞犯不上；何況我又未必打的過他呢？忍了！一氣又買了兩枝「圓轉如意」。省得我三四天跑兩趟。

十二天的工夫，兩枝筆又發生了掉毛的現象。我把兩枝筆，分別放在兩隻口袋裏，慢慢的踱到××軒。我也用我那十二分和氣的口吻和臉色，向那掌櫃的說：

『駕勞。請您退換這枝筆。』我在右手口袋裏拿出一枝「圓轉如意」，遞到掌櫃的手裏。

『您是全發是半發？』仍然是那同樣的和氣和詞句

『全發。』

『壞了！這種筆應當半發，……』

『這一枝是半發。』我並沒有等他背完了那段「不該全發」的辭，立刻又從左手口袋裏，取出了另一枝「圓轉如意」。

『……』掌櫃的看了我一下子。立刻又改變了詞句

『您是老主顧，沒關係，退換個把筆算什麼呢？先生您請坐。喝茶。我給您兩管好的去。』於是請坐喝茶的讓了一陣子。並且又給我兩枝「圓轉如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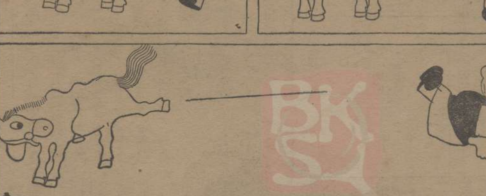
『您不坐着啦！』，『您常照顧點，老主顧不照顧，我們就沒飯吃了！哈，哈！』。『您走！閒着來！』在我起身要走，一直到我走出他的門口，掌櫃的話，如同連珠砲似的，一刻未停。

最後報告您一件事，就是最後退換的那兩枝「圓轉如意」，非常的好使，並且也眞的不掉毛。

牛鼻子

拍馬

黃嘉



非幽默集

木公

顧客：這種料子賣幾錢一尺？

職員：太太，我們在大減價只賣六角錢一尺，足尺加五，便宜麼？

顧客：不啊，我在報上瞧見你們的廣告說只有三角錢一尺，怎樣貴了一半？

職員：唔…太太，還要請你原諒，原價本來只三角錢一尺，因爲登了廣告，不得不賣六角錢一尺了。



夫：一天到晚，只見你拍粉，畫眉，塗胭脂，染指甲，裝扮好了給誰瞧？

妻：你每天早晨總要括一次鬍子，塗上雪花膏，是裝了給誰瞧的？



父親：怎樣我講的話你總不聽！叫你不要出去跑，在家裏讀書，下次你再要如此，要打了！

子：爸爸，你爲什麼不聽媽媽的話，天天晚上出去跳舞，和女人白相，我也要告訴媽媽，打你！





A：所有電影界男女明星，只有二種心理。

B：二種什麼心理？

A：男明星是撲克牌裏的老K，女明星是Q。

B：什麼意思？

A：男的專想做影星皇帝，女的專想做電影皇后，不賽過撲克牌裏的King和Queen麼？



父：坐下來！只知道一天到晚的玩，不想讀書。

子：……

父：這個字你識麼？

子：「跑」，跑路的跑。

父：怎樣寫的？

子：先寫足，再寫包。

父：可懂爲什麼要如此寫？

子：……

父：告訴你，要是下次你再要跑，我就要將你的「足」「包」起來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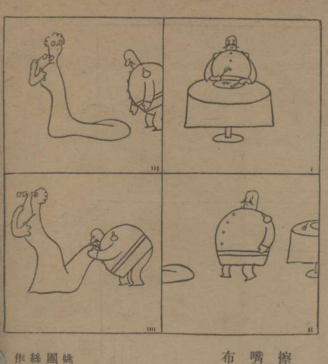
母：咦，怎麼身子弄得這樣黑？在什麼地方？

兒：母親，你不是常常說我不肯洗澡，身上髒得很，所以我一天到晚的在游泳池裏洗澡，料不到越洗會越黑。



擦嘴布

姚圓絲作



三毛

張樂平作









獨立漫畫 月刊

第九期　每冊二角

二十五年二月廿九日

出版發行　獨立出版社

主編　張光宇

ORIENTAL PUCK
Published by the
INDEPENDENCE PRESS
380 Foochow Road Shanghai
Tel. 92213

定書款由上海甯波路大來銀行負責收取

定報價目	冊數	國內	國外
	全年十二冊	三元三角	二元五角
	半年六冊	一元二角	二元

寄費在內 郵票代洋實足通用

日本台灣朝鮮作國內算 香港澳門作國外算

◀發行所▶ 獨立出版社

◀總代售處▶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百八十號電話九二二一三

已呈請內政部登記


華成煙公司出品
最榮譽的貢獻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美麗
My Dear
CIGARETTES
之光
7244


BKS